學規類編

學規類編卷之二十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輯

閩縣陳　仁

受業　南平余祖訓

福清薛士璣　仝校

閩清鄭　郯

增損呂氏鄉約

凡鄉之約四一曰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禮俗相交四曰患難相恤衆推有齒德者一人爲都約正有學行者二人副之約中月輪一人爲直月（都副正不與）置三籍凡願入約者書於一籍過失可規者書於一籍直月

掌之月終則以告於約正而授於其次

德業相勸

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童僕能肅政教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游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導人爲善能規人過失能爲人謀事能爲衆集事能解鬭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守職

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友教後生御童僕至於讀書治田營家濟物畏法令謹租賦好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爲之非此之類皆爲

無益

右件德業同約之人各自進修互相勸勉會集之日相與推舉其能者書於籍以警勵其不能者

過失相規

過失謂犯義之過六犯約之過四不修之過五

犯義之過一曰酗博鬬訟酗謂縱酒喧競博謂賭博財物鬬謂鬬毆罵詈訟謂告人罪惡意在害人誣賴爭訴得已不已者若事干負累及爲人侵損而訴之者非二曰行止踰違踰禮違法衆惡皆是三曰行不恭遜侮慢齒德者持人短長者恃強凌人者知過不改聞諫愈甚者四曰言不忠信或爲人謀事陷人於惡或與人要約退即背之或妄說事端熒惑衆聽者五曰造言誣毀誣人過惡以無爲有以小爲大面是背非或作嘲咏匿名文書及發揚人之私隱無

狀可求及喜談人之舊過者　六日營私太甚　與人交易傷於掊克者專務進取不恤餘事者無故而好干求假貸者受人寄託而有所欺者

犯約之過一日德業不相勸二日過失不相規三日禮俗不相交四日患難不相恤

不修之過一日交非其人　所交不限士庶但凶惡及游惰無行眾所不齒者而已朝夕與之游處則爲交非其人若不得已而暫往還者非　二日游戲怠惰　游謂無故出入及謁見人止務閑適者戲謂戲笑無度及意在侵侮或馳馬擊踘而不賭財物者怠惰謂不修事業及家門不治門庭不潔者　三日動作無儀　謂進退太疏野及不恭者不當言而言及當言而不言者衣冠太華飾及衣不完整者不衣冠而入街市者　四日臨事不恪　主事廢忘期會後時臨事怠惰者　五日用度不節　謂不計有無過爲多費者不能安貧非道營求者

右件過失同約之人各自省察互相規戒小則密規之大則眾戒之不聽則會集之日直月以告於約正約正以義理誨諭之謝過請改則書籍以俟其爭辨不服與終不能改者皆聽其出約

禮俗相交

禮俗之交一曰尊幼輩行二曰造請拜揖三曰請召送迎四曰慶弔贈遺

尊幼輩行凡五等　曰尊者謂長於己二十歲以上在父行者　曰長者謂長於己十歲以上在兄行者　曰敵者謂年上下不滿十歲者長者為稍長少者謂稍少　曰少者謂少於己十歲以下者　曰幼者謂少於己二十歲以下者

造請拜揖凡三條　曰凡少者幼者於尊者長者歲首冬至四孟月朔辭見賀謝皆爲禮見　皆具門狀用幞頭公服腰帶靴笏無官具名紙用幞頭襴衫腰帶繫鞵惟四孟通用帽子皁衫腰帶　凡當行禮而有恙故皆先使人白之或遇雨雪則尊長先使人諭止來者　此外候問起居質疑白事及赴請召皆爲燕見　深衣涼衫皆可尊長令免卽去之　尊者受謁不報歲首冬至具己名牓子令子弟報之如其服　長者歲首冬至具牓子報之如其服餘令子弟以己名牓子代行凡敵者歲首冬至辭見賀謝相往還門狀名紙同上惟止服帽子　凡尊者長者無事而至少者幼者之下惟所服　深衣涼衫道服背子可也敵者燕見亦然

曰凡見尊者長者門外下馬俟於外次乃通名　凡往見人入門必問主人食否有他客否有他幹否無所妨乃

〔命展刺有妨則少俟或且退後皆倣此〕主人使將命者先出迎客客趨入至廡閒主人出降階客趨進主人揖之升堂禮見四拜而後坐燕見不拜〔旅見則旅拜少者幼者自爲一列幼者拜則跪而扶之少者拜則跪扶而答其半若尊者長者齒德殊絕則少者幼者堅請納拜尊者許則立而受之長者許則跪而扶之拜訖則跪而退主人命之坐則坐致謝訖揖而坐〕退〔凡相見主人語終不更端則告退或主人有倦色或方幹事而有所俟者皆告退可也後皆倣此〕則主人送於廡下若命之上馬則三辭許則揖而退出大門乃上馬不許則從其命凡見敵者門外下馬使人通名俟於廡下或廳側禮見則再拜〔稍少者先拜旅見則特拜〕退則主人請就階上馬〔徒行則主人送於門外〕凡少者以下則先遣人通名主人具衣冠以俟客入門下馬則

趨出迎揖升堂來報禮則再拜謝客止之則止退則就階上馬客徒行則迎於大門之外送亦如之仍隨其行數步揖之則止望其行遠乃入曰凡遇尊長於道皆徒行則趨進揖尊長與之言則對否則立於道側以俟尊長已過乃揖而行或皆乘馬於尊者則迴避之於長者則立馬道側以俟尊長已過乃揖而行若己徒行而尊長乘馬則迴避之凡徒行遇所識乘馬者皆放此若己乘馬而尊長徒行望見則下馬前揖已避亦然過已遠乃上馬若尊長令上馬則固辭遇敵者皆乘馬則分道相揖而過彼徒行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過則上馬遇少者以下皆乘馬彼不及避則揖之而過彼徒行不及避

則下馬揖之於幼者則不必下可也

請召迎送凡四條　凡請尊長飲食親往投書禮薄則不必書專召他客則不可兼召尊長　既來赴明日親往謝之召敵者以書簡明日交使相謝召少者用客目明日客親往謝　日凡聚會皆鄉人則亦以齒非士類則不若有親則必敘若有他客有爵者則坐以爵不相妨者以齒若有異爵者雖鄉人亦不以齒異爵謂命士大夫以上今陞朝官是若特請召或迎勞出入儀皆以專召者爲上客如婚禮則姻家爲上客皆不以齒爵爲序　日凡燕集初坐別設卓子於兩楹間置大杯於其上主人降席立於卓東西向上客亦降席立於卓西東

向主人取杯親洗上客辭主人置杯卓子上親執酒斟之以器授執事者遂執杯以獻上客上客受之復置卓子上主人西向再拜上客東向再拜興取酒東向跪祭遂飲以杯授贊者遂拜主人答拜（若少者以下爲客飲畢而拜則主人跪受如常）上客酢主人如前儀主人乃獻衆賓如前儀惟獻酒不拜（若衆賓中有齒爵者則特獻如上客之儀不酢）若婚會姻家爲上客則雖少亦答其拜

日凡有遠出遠歸者則迎送之少者幼者不過五里敵者不過三里各期會於一處拜揖如禮有飲食則就飲食之少者以下俟其既歸又至其家省之

慶弔贈遺凡四條　凡同約者有吉事則慶之謂生子預薦登科進官之屬皆可賀婚禮雖曰不賀然禮亦曰賀娶妻者蓋但以物助其賓客之費而已有凶事則弔之喪葬水火之類每家只家長一人與同約者俱往其書問亦如之若家長有故或與所慶弔者不相接則其次者當之

日凡慶禮如常儀有贈物用幣帛酒食果實之屬衆議量力定數多不過三五千少至一二百如情分厚薄不同則從其厚薄或其家力有不足則同約爲之借助器用及爲營幹凡弔禮聞初喪聞喪同未易服則率同約者深衣而往哭弔之此弔尊者則爲首者致辭而旅拜敵以下則不拜主人拜則答之少者以下則扶之不識喪者則不弔不識死者則不哭且助其凡百經營之事主人既成服則相率素幞頭素襴衫素帶皆以生白紗絹

爲之具酒果食物而往奠之死者是敵以上則拜而奠以下則奠而不拜主人不易服則亦不易服主人不哭則亦不哭情重則雖主人不變不哭亦變而哭之賻禮用錢帛衆議其數如慶禮及葬又相率致賵俟發引則素服而送之賵如賻禮或以酒食犒其役夫及爲之幹事及卒哭及小祥及大祥皆常服弔之

曰凡喪家不可具酒食衣服以待弔客弔客亦不可受

曰凡聞所知之喪或遠不能往則遣使致奠就外次衣弔服再拜哭而送之惟至親篤友爲然過期年則不哭情重則哭其墓

右禮俗相交之事直月主之有期日者爲之期日當糾集者督其違慢凡不如約者以告於約正而告之

且書於籍

患難相恤

患難之事一曰水火小則遣人救之甚則親往多率人救且弔之二曰盜賊近者同力共捕有力者爲告之官司其家貧則爲之助出募賞三曰疾病小則遣人問之甚則訪醫藥貧則助其養疾之費四曰死喪闕人則助其幹辦乏財則賻贈借貸五曰孤弱孤遺無依者若能自贍則爲之區處稽其出納或聞於官司或擇人教之及爲求婚姻貧者協力濟之無令失所若有侵欺之者衆人力爲之協理若稍長而放逸不檢亦防察約束之無令陷於不義六曰誣枉有爲人誣枉過惡不能自伸者勢可聞於官府則爲言之有方略可以救解則爲解之或其家因而失所者衆共以財濟之七曰貧乏有安貧守分而生計大不足者衆以財濟之或爲之假貸寘產以歲月償之

右患難相恤之事凡有當救恤者其家告於約正急

則同約之近者爲之告約正命直月徧告之且爲之糾集而程督之凡同約者財物器用車馬人僕皆有無相假若不急之用及有所妨者則不必借可借而不借及踰期不還及損壞借物者論如犯約之過書於籍鄰里或有緩急雖非同約而先聞知者亦當救助或不能救助則爲之告於同約而謀之有能如此者則亦書其善於籍以告鄉人

以上鄉約四條本出藍田呂氏今取其他書及附己意稍增損之以通於今而又爲月旦集會讀約之禮如左方曰凡預約者月朔皆會朔日有故則前期三日別定一日直月報會者所居遠者

惟孟朔又遠者歲一再至可也 直月率錢具食每人不過一二百孟朔具果酒三行麪飯一會除月則去酒果或直設飯可也

會日夙興約正副正直月本家行禮若會族罷皆深衣俟於鄉校設先聖先師之象於北壁下無鄉校則擇一寬閒處先以長少敘拜於東序凡拜尊者跪而答其半稍長者俟其俯伏而答之同約者如其服而至有故則先一日使人告於直月同約之家子弟雖未能入籍亦許隨眾序拜未能序拜亦許侍立觀禮但不與飲食之會或別率錢略設點心於他處俟於外次既集以齒為序立於門外東向北上約正以下出門西向南上約正與齒最尊者正相向揖迎入門至庭中北面皆再拜約正升堂上香降與在位者皆再拜約正升降皆自阼階揖分東西向立如門外之位約正三揖客三讓約正先升客從

之約正以下升自阼階餘人升自西階皆北面立約正以下西上餘人東上約正少進
西向立副正直月次其右少退直月引尊者東向南上
長者西向南上皆以約正之年推之後倣此西向者其位在約正之右少進餘人如故約
正再拜凡在位者皆再拜此拜尊者尊者受禮如儀惟以約正之年為受禮之節退北壁下南向東上立直月引長者東面如初
禮退則立於尊者之西東上此拜長者拜時惟尊者不拜直月又引
稍長者東向南上約正與在位者皆再拜稍長者答拜
退立於西序東向北上此拜稍長者拜時尊者長者不拜直月又引稍
少者東面北上拜約正約正答之稍少者退立於稍長
者之南直月以次引少者東北向西北上拜約正約正

受拜如儀拜者復位又引幼者亦如之既畢揖各就次
同列未講禮者拜於西序如初頃之約正揖就坐約正坐堂東南向約
中年最尊者坐堂西
南向副正直月次約正之東南向西上餘人以齒爲序
東西相向以北爲上若有異爵者則坐於尊者之西南
向東
上直月抗聲讀約一過副正推說其意未達者許其
質問於是約中有善者衆推之有過者直月糾之約正
詢其實狀於衆無異辭乃命直月書之直月遂讀記善
籍一過命執事以記過籍徧呈在坐各默觀一過既畢
乃食食畢少休復會於堂或說書或習射講論從容講論
須有益之事不得外道神怪邪僻悖亂之言及私議朝
廷州縣政事得失及揚人過惡違者直月糾而書之
至晡乃退

同治五年夏月福州
正誼書局重校開雕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葉　蘭臺香侍覆校
長樂游　大廉清卿分校
閩縣饒　新仲卿分校

學規類編卷之二十一終

學規類編卷之二十二

儀封張伯行孝先著　受業諸子仝校

讀書日程

人生一日而不讀書與讀書而無法程雖勤惰不同其失則均夫月要歲會百工皆然卽如農勤於耕女勤於織豈不於三時晝夜之閒立一定之程哉上古之學者吾不得而知其用功之所至也已其在書曰予思日孜孜詩曰日就月將雖不言其所以然意必亦有一定之程而後奉以從事也後世學者不見古文遂云舉要發契何書可讀大言欺人掩其空疏不亦謬乎夫夜以繼日者周公之勤也

不寢忘食者尼父之敏也分治事與窮經者蘇湖之敎也詩書濯其靈腑史籍長其精神文章抒其見識又學者無窮之樂也慵廢荒經不學牆面玩愒既久歲月坐消縱桑榆思奮而羲御已馳匪惟余之是憂亦二三子之所羞今與諸生約日之課者大略有四悉書於策洎乎浹月余考厥成焉二三子其有意乎濬經史之精英爲太平之黼黻發程朱之祕鑰成一代之碩儒無怠無荒毋爲耕夫織女之所竊笑是有厚望焉因條其目如左

經書發明

經書爲理義之淵源其至當不易者固百慮同歸至於隨

人體驗隨時須發意趣正自不窮所謂一番提起一番新不妨各家門前各爲景致耳若夫拘文牽義不能仰首一會心焉味同嚼蠟無所發明則亦程子所歎飯從脊梁過者已今諸生每日看某經某書自某處起至某處止必潛思玩索身體力行凡有所得即記於是日課程之內

讀史論斷

讀史有眞性見古人可法可傳處便欣然神往恨不得同堂也見古人可殺可惜處便怒目切齒恨不得唾面也讀史有眞識當時事勢是如此曰如此固當也當時事勢不如此曰必如彼乃得也或設身而處地或略迹而原心異

日眞人品眞經濟正從此中陶冶而出若徒侈陸子之書廚效義山之獺祭不免於程子玩物喪志之譏也今與諸生約每日看史某處起至某處止有所發明論斷悉書於後

作古今文

雕蟲小技壯夫不爲俳語儷詞修士所恥若原本高厚上引星辰下濯江漢斯足尚已天人三策東西二銘以及佛骨表原道諸篇皆有關於治道人心者至於制義一途濬發自己之性靈闡明聖賢之義蘊且又廷獻之先資也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可無務乎每日所作古文時文其備記

之

各種雜著

文至於雜組小品微乎微者也一木一卉一事一物其義幾何卮言日出纖或精工要亦與三年一葉同歸無用乃若茂叔觀蓮之說萊公野渡之詩人品懷抱悉徵於是何可廢也況間見稀奇用垂紀載曠懷高寄隱寓篇章亦學士胷中蓬蓬勃勃之不可遏者諸生一日之中如或遙情勝致偶託詩歌其裨於世教者悉以誌於篇

月初一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初二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初三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初四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初五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初六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初七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初八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初九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初十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十一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十二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十三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十四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十五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十六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十七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十八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十九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二十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二十一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二十二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二十三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二十四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二十五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二十六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著雜　則

二十七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二十八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二十九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三十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施鑑槃鶚覆校

閩縣黃鳳翥秋岡分校

閩縣嚴兆麒瑞齋分校

同治五年福州正誼書局校開雕

學規類編卷之二十二終

學規類編卷之二十三

漳浦蔡衍鍡
儀封張伯行孝先纂　後學　萬縣程　琢
長汀黎致遠　仝校
漳浦陳夢林

道體

程子曰有形總是氣無形總是道　乾天也天者乾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情

性謂之乾○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物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己與人　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

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汙此何煩人力之為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卻只

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淸來換卻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淸則性善之謂也固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敎也自天命以至於敎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動以天爲無妄動以人欲則妄矣無妄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　問何謂誠何謂道曰自性言之謂之誠自理言之謂之道其實一也

張子曰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爲實人須於虛中求出實聖人虛之至故擇善自精心之不能虛由有物榛礙金

鐵有時而腐山岳有時而摧凡有形之物卽易壞惟太虛處無動搖故爲至實詩云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上蔡謝氏曰聖人之道無顯微無內外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

和靖尹氏謂呂堅中曰吾道甚平易明白須行到無內外無思慮方得

朱子曰這道體浩浩無窮　理氣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別爲一物卽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氣則爲

金木水火理則爲仁義禮智　只是一箇道理界破看以一歲言之有春夏秋冬以乾言之有元亨利貞以一月言之有晦朔弦望以一日言之有旦晝暮夜　問天與命性與理四者之別天則就其自然者言之命則就其流行而賦於物者言之性則就其全體而萬物所得以爲生者言之理則就其事事物物各有其則者言之到得合而言之則天卽理也命卽性也性卽理也是如此否曰然　性卽理也在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　生之理謂性　問理是人物同得於天者如物之無情者亦有理否曰固是有理如舟只可行之於水車只可

行之於陸　問氣質之說起於何人曰此起於張程某以爲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讀之使人深有所感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此如韓退之原性中說三品說得也是但不曾分明說是氣質之性耳性那裏有三品來孟子說性善但說得本原處下面卻不曾說得氣質之性所以亦費分疏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使張程之說早出則這許多說話自不用紛爭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泯矣因舉橫渠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又舉明道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

且如只說箇仁義禮智是性世閒卻有生出來便無狀底是如何只是氣稟如此若不論那氣這道理便不周匝所以不備若只論氣稟這箇善這箇惡卻不論那一原處只是這箇道理又卻不明此自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理會得後都無人說這道理　問先生說命有兩種一種是貧富貴賤死生壽夭一種是淸濁偏正智愚賢不肖一種屬氣一種屬理以某觀之兩種皆似屬氣蓋智愚賢不肖淸濁偏正亦氣之爲也曰固然性則是命之理而已　問程子謂有主則虛又謂有主則實曰有主於中外邪不能入便是虛有主於中理義甚實便是

實　問惻隱羞惡喜怒哀樂固是心之發曉然易見處如未惻隱羞惡喜怒哀樂之前便是寂然靜時然豈得塊然如槁木其耳目亦必有自然之聞見其手足亦必有自然之舉動不審此時喚作如何曰喜怒哀樂未發只是這心未發耳其手足運動自是形體如此　自人心而收之則是道心自道心而放之便是人心人心如卒徒道心如將　未動為性已動為情心則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　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蓋道只是致一公平之理而已　問昔有問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處是又問明道如何是道明道令於君臣父子

兄弟上求諸先生之言不曾有高遠之說曰明道之說固如此然君臣父子兄弟之間各有當然之理此便是道　聖人之道如飢食渴飲　聖人之道有高遠處有平實處　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由耳　道未嘗息而人自息之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　問道與理如何分曰道便是路理是那文理問如木理相似曰是間如此卻似一般曰道字包得大理是道字裏面許多理脈又曰道字宏大理字精密　問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所以明道謂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

開分別得一箇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　天下之物未嘗無對有陰便有陽有仁便有義有善便有惡有語便有嘿有動便有靜然又卻只是一箇道理如人行出去是這脚行歸亦是這脚譬如口中之氣噓則爲溫吸則爲寒耳　問仁兼四端意思理會不透曰謝上蔡見明道先生舉史文成誦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汗流浹背面發赤色明道云此便見得惻隱之心且道上蔡聞得過失慚惶自是羞惡之心如何卻說道見得惻隱之心公試思久之先生曰惟是有惻隱之心方會動若無惻隱之心卻不會動惟是

先動了方始有羞惡方始有恭敬方始有是非動處便是惻隱若不會動卻不成人若不從動處發出所謂羞惡者非羞惡所謂恭敬者非恭敬所謂是非者非是非天地生生之理這些動意未嘗止息看如何梏亡亦未嘗盡消滅自是有時而動學者只怕間斷了　答袁機仲曰所論仁義禮智分屬五行四時蓋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陰分陽便是兩物故陽爲仁而陰爲義然陰陽又各分而爲二故陽之初爲木爲春爲仁陽之盛爲火爲夏爲禮陰之初爲金爲秋爲義陰之極爲水爲冬爲智蓋仁之惻隱方自中出而禮之恭敬則已盡發於外

義之羞惡方自外入而智之是非則已全伏於中故其象類如此非是假合附會若能默會於心便自可見元亨利貞其理亦然五行之中四者旣各有所屬而土居中宮爲四行之地四時之主在人則爲信爲眞實之義而爲四德之地衆善之主也蓋天人一物內外一理流通貫徹初無間隔若不見得則雖生於天地間而不知所以爲天地之理雖有人之形貌而亦不知其所以爲人之理矣　只是一箇理自其發於心謂之忠驗於事謂之信

勉齋黃氏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

人之道曰仁與義三才之道一而已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也人受氣於天賦形於地稟陰陽剛柔氣質以爲體則具仁義之理以爲性此豈人之所能强名而五常百行孰有出於仁義之外哉

北溪陳氏曰人得天地之理爲性得天地之氣爲體理與氣合方成箇心有箇虛靈知覺便是身之所以爲主宰處然這虛靈知覺有從理而發者有從氣而發者又各不同也　心有體有用具衆理者其體應萬事者其用寂然不動者其體感而遂通者其用體即所謂性以其靜者言也用即所謂情以其動者言也聖賢存養工夫

至到方其靜而未發也全體卓然如鑑之空如衡之平常定在這裏及其動而應物也大用流行妍媸高下各因物之自爾而未嘗有絲毫銖兩之差而所謂鑑空衡平之體亦常自若而未嘗與之俱往也　誠與信相對論則誠是自然信是用力誠是理信是心誠是天道信是人道誠是以命言信是以性言誠是以道言信是以德言　有天地之忠恕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是也有聖人之忠恕吾道一以貫之是也有學者之忠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也皆理一而分殊

或問道也德也仁也三者所處不同潛室陳氏曰道謂事

事物物當然之理德乃行是道實得於心仁謂本心之德愛之理乃諸德之總會處在一人身上只是一箇物事但一節密一節耳

西山眞氏曰仁義禮智信之性古人謂之五常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道古人亦謂之五常以性之體而言則曰仁義禮智信以性之用而言則曰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其實則一而已天下豈有性外之理哉　收之使入者大本之所以立推之使出者達道之所以行不收是謂無體不推是謂無用太極之有動靜人心之有寂感一而已矣

薛文清曰理萬古只依舊氣則日新　消息者氣而所以消息者理　造化萬變皆是陰陽做出人事萬變皆是動靜做出　天不以隆冬大寒而息其生物之機緘人不以熟寢大寐而息其虛靈之知覺　性命合一卽學貫天人矣　鳶飛魚躍是道理無一毫之空缺處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是道理無一息間斷處　人心卽食色之性道心卽天命之性　本然之性理一也氣質之性分殊也　性卽理也循天理卽率性也　仁義禮智卽是性非四者之外別有一理爲性也道只是循此性而行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爲道也德卽是行此道而有得

於心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爲德也誠卽是性之眞實無妄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爲誠也命卽是性之所從出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爲命也忠卽盡是性於心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爲忠也恕卽推是性於人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爲恕也然則性者萬理之統宗歟理之名雖有萬殊其實不過一性　性非特具於心者爲是凡耳目口鼻手足動靜之理皆是也非特耳目口鼻手足動靜之理爲是凡天地萬物之理皆是也故曰天下無性外之理而性無不在　程子不言太極其論性天道卽太極也

廓然而大公者性也物來而順應者情也性者情之

體情者性之用此性所以無內外也人人惻然慈良之心即天地藹然生物之心

胡敬齋曰二氣交運便齊不得故所生物萬有不齊而剛柔善惡邪正古今淸濁治亂盛衰亦萬變不一雖萬變不一然其閒莫不有一定之理聖賢隨其事而以理處之雖萬變交於前而吾之心未嘗不定也

羅整庵曰六經之中言心自帝舜始言性自成湯始舜之四言未嘗及性性固在其中矣至湯始明言之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孔子言之加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

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又曰性相近子思述之則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孟子祖之則曰性善凡古聖賢之言性不過如此自告子而下初無灼然之見類皆想像以爲言其言益多其合於聖賢者殊寡卒未有能定於一者及宋程張朱子出始別白而言之孰爲天命之性孰爲氣質之性參之孔孟驗之人情其說於是乎大備矣然一性而兩名雖曰二之則不是而一之又未能也學者之惑終莫之解則紛紛之論至今不絕於天下亦奚怪哉愚嘗寤寐以求之沈潛以體之積以歲年一旦恍然

似有以洞見其本末者竊以性命之妙無出理一分殊四字簡而盡約而無所不通初不假於牽合安排自確乎其不可易也蓋人物之生受氣之初其理惟一成形之後其分則殊其分之殊莫非自然之理其理之一常在分殊之中此所以爲性命之妙也語其一故人皆可以爲堯舜語其殊故上智與下愚不移聖人復起其必有取於吾言矣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葉蘭臺香侍覆校
侯官陳爲新咸
閩縣饒　新仲

同治五年福州
正誼書局重校開雕

學規類編卷之二十三終

學規類編卷之二十四

儀封張伯行孝先纂　後學

羅源陳紹濂
晉江陳正朔
光澤鄒祖頊　仝校
漳浦蔡　鏊

總論聖賢

程子曰聖人之心如天地之造化生養萬物而不尸其功應物而見於彼復何存於此乎　凡人有己必用才聖人忘己何才之足言　學者必識聖賢之體聖人猶化工也賢人猶巧工也剪綵以爲花設色以畫之非不宛

然省之而欲觀生意之自然則無之也　聖人愈自卑而道自高賢人不高則道不尊聖賢之分也

朱子曰聖賢之心正大光明洞然四達故能春生秋殺過化存神而莫知爲之者學者須識得此氣象而求之庶無差失若如世俗常情支離巧曲瞻前顧後之不暇則又安能有此等氣象

魯齋許氏曰聖人以中道公道應物而已無我無人無作爲以天下才治天下事應之而已但精微之理聖人之能事也　先賢言語皆格言然亦有一時一事有爲而言者故或不可爲後世法或行之便生弊惟聖人言語

萬世無弊雖有爲而言皆可通行無弊

薛文清曰聖賢成大事業者從戰戰兢兢之小心來　聖人所以不矜者只爲道理是天下古今人物公共之理非己有之私故不矜　聖賢循天理而天理卽仁義禮智之性也小人徇人欲而人欲卽耳目口鼻百體嗜好之私也　聖賢立心扶持千萬世之綱常　聖人言人過處皆優柔不迫含蓄不露此可以觀聖人之氣象

胡敬齋曰聖人與賢人之分只是一箇生與熟間斷與不間斷識得如何未熟如何間斷從此勉勵不息此是希聖工夫久而聖可至矣

孔子

周子曰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顏子

程子曰聖人之德行固不可得而名狀若顏子底一箇氣象吾曹亦心知之欲學聖人且須學顏子　問顏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邃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耳　問顏子勇乎曰孰勇於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之類抑可謂大

勇矣　顏子作得禹稷湯武事功若德則別論　問顏
子得溫和之氣何故夭曰衰周天地和氣有限養得仲
尼已是多也

曾子

程子曰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
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
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
道

朱子曰曾子之爲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爲主故
其眞積力久而得以聞乎一以貫之之妙然其所以自

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而其制行立身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為大是以從之游者所聞雖或甚淺亦不失為謹厚修潔之人所記雖或甚疏亦必有以切於日用躬行之實　曾子父子相反參合下不會見得只從日用間應事接物上積累做去及至透徹那小處都是自家底了點當下見得甚高做處卻又欠闕

子思

朱子曰曾子大抵偏於剛毅這終是有立腳處所以其他諸子皆無傳惟曾子獨得其傳到子思也恁地剛毅孟

子也恁地剛毅惟是有這般人方始湊合得著惟是這
剛毅等人方始立得定子思別無可考只孟子所稱如
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再拜稽首而不受如云事
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是甚麼樣剛毅

孟子

五峯胡氏曰孟子生世之大弊承道之至衰蘊經綸之大
業進退辭受執極而不變用極而不亂屹然獨立於橫
流使天下後世曉然知强大威力之不可用士所以立
身大夫所以立家諸侯所以立國天王所以保天下必
本諸仁義也偉哉

朱子曰孟子不甚細膩如大匠把得繩墨定千門萬戶自在　答林擇之曰近略整頓孟子說見得此老直是把得定但常放教到極險處方與一斡轉斡轉後便見天理人欲直是判然非有命世之才見道極分明不能如此然亦只此便是英氣害事處便是才高無可依據處學者亦不可不知也　問孟子露其才蓋亦時然而已豈孟子亦有戰國之習否曰亦是戰國之習如三代人物自是一般氣象左傳所載春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戰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

胡敬齋曰孟子求放心集義養氣內外本末交盡也　孔

子以下才莫高於明道莫大於孟子　孟子之高與後世之高不同孟子英氣渾化未盡故有此迹如泰山之高根脚甚大後世之高下無根柢無實理空自高大

總論孔顏曾思孟

程子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幷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時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以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

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豈弟孟子儘雄辯　魯衛齊梁

之君不足與有爲孔孟非不知也然自任以道則無不可爲者也　孔子爲宰則爲宰爲陪臣則爲陪臣皆能發明大道孟子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猶之有許大形象然後爲泰山許多水然後爲海以此未及孔子　問使孔孟同時將與孔子並駕其説於天下耶將學孔子耶曰安能並駕雖顏子亦未達一間耳顏孟雖無大優劣觀其立言孟子終未及顏子　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　顏回在陋巷淡然進德其聲氣若不可聞者有孔子在焉若孟子安得不以行道爲己任哉　孟子有功於道爲萬世之師其才雄

只見雄才便是不及孔子處人須當學顏子便入聖人氣象　人有顏子之德則有孟子之事功孟子之事功與禹稷並

上蔡謝氏曰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當時諸國君相怎生當得他聖人情地禮數是他只管行禮又不與汝計較長短與上大夫言便誾誾如也與下大夫言便侃侃如也見冕者瞽者見之便作過之便趨蓋其德全盛自然到此不是勉強做出來氣象與孟子渾別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猶自參較彼我未有合一底氣象　人之氣稟不同顏子似弱孟子似強顏子具體

而微所謂具體者合下來有恁地氣象但未彰著耳微
如易知微知彰微顯闡幽之微孟子强勇以身任道後
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所至王侯分庭抗禮壁立萬仞
誰敢正覷著非孟子恁地手脚也撑拄此事不去雖然
猶有大底氣象未能消磨得盡不然貌大人等語言不
說出來所以見他未至聖人地位

朱子曰孔門弟子如子貢後來見識煞高然終不及曾子
今人只見曾子唯一貫之旨遂得道統之傳此雖固然
但曾子平日是箇剛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人觀其所
謂士不可以不弘毅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

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吾差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底言語可見雖是做工夫處比顏子覺麤然緣他資質剛毅先自把捉得定故得卒傳夫子之道後來有子思孟子其傳永遠孟子氣象尤可見　問顏淵仲弓不同曰聖人之德自是無不備其次則自是易得不備如顏子已是煞周至了只比之聖人更有些未完如仲弓則偏於淳篤而少顏子剛明之意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爲他元來見識自高顏子才雖未嘗不高然其學卻細膩切實所以學者有用力處孟子終是麤

魯齋許氏曰陽貨以不仁不智劫聖人聖人應得甚閒暇他人則或以卑遜取辱或以剛直取禍或不能禦其劫然之勢必不得停當聖人則辭遜而不卑道存而不亢或曰孟子遭此如何曰必露精神

胡敬齋曰顏子最好處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孟子最好處是善端之發便能擴充以至其極今人見好事不肯做故不濟事若因善端之發不肯放過直做到底眞箇難及便是顏孟復生　論德則顏子優於孟子論才只一般顏子之才密孟子之才大　孟子才高在心性源頭上理會只存心養性曰求放心擴充四端之

類其曰操曰存曰養曰求曰擴充孟子工夫便在此下手非有孟子天資便無可依據故孔子只教人忠信篤敬博文約禮便有依據持循而心性工夫亦無不盡矣河洛之教實祖孔子故主敬主一整齊嚴肅整衣冠齊容貌格物窮理益詳益盡學者亦不患無依歸下手處矣

孔孟門人

或問孔子許子路升堂其品第甚高何以見龜山楊氏曰觀其死猶不忘結纓非其所養素定何能爾耶苟非其人則遑遽急迫之際方寸亂矣

朱子曰曾點有康節底意思將那一箇物玩弄　曾點開闊漆雕開深穩　子路仕衞之失前輩論之多矣然卻是見不到非知其非義而苟爲也　問孔門學者如子張全然務外不知如何地學卻如此曰也干他學甚事他在聖門亦豈不曉得爲學之要只是資質是箇務外底人所以終身只是這意思子路是箇好勇底人終身只說出那勇的話而今學者閒時都會說道理當如何只是臨事時依前只是他那本來底面目出來都不如那閒時所說者　子張是箇務外底人子游是箇高簡虛曠不屑細務底人子夏是箇謹守規矩嚴毅底人

吳公言偃悅周公仲尼之道而北學於中國身通受業遂因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豈不可謂豪傑之士哉今以論語攷其話言類皆簡易疏通高暢宏達其曰本之則無者雖若見詘於子夏然要爲知有本也則其所謂文學固宜有以異乎今世之文學矣既又考其行事則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必以詩書禮樂爲先務其視有勇足民之效蓋有不足爲者至使聖師爲之莞爾而笑則其與之之意豈淺淺哉及其取人則又以一事之細而得滅明之賢亦其意氣之感默有以相契者以故近世論者意其爲人必當敏於聞道而不滯於形器豈所

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乃自古而已然也耶　問孟子恁地而公孫萬章之徒皆無所得曰他只是逐孟子上上下下不曾自去理會又曰孔子於門人恁地提撕警覺尚有多少病痛

西山眞氏曰閔子言行見於論語者惟四章合而觀之見其躬至孝之行辭不義之祿氣和而正言謹而確此其所以亞於顏淵而與曾子並稱也歟

侯官楊浚雪滄總校
侯官葉蘭臺香侍覆校
侯官薛如芬蘭紱分校
福州林鉞左亭分校

同治五年夏五福州正誼書局彙校開雕

學規類編卷之二十四終